

文艺事业应努力回答时代之问

□薛晋文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事业不能袖手旁观和无所作为,因为文艺是民族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鉴于此,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记录和书写新时代,勇于回答时代之问,善于反映人民愿望,就需要划时代的伟大作品真正匹配新时代。今天学习讲话精神的落脚点是为了指导实践和促进文艺发展,如何将文艺思想与当代文艺实践问题进行精准有效对接,如何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强化本土社会变革经验的阐释性,增强文艺讲述中国故事的吸引力,以及建构中国文艺话语的精神品格,都是新时代文艺与时代同步伐中绕不开的重大课题。

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内涵和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是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根本任务,人民性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对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具体性,应该说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端,有效拓展了文艺的创作论、方法论、接受论,可以说,这一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以文艺人民性建构社会主义文

艺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指明了新时代文艺的正确实践方向,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具体到实际创作中,首先,文艺工作者应该对人民有敬畏之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衣食父母,是社会历史生活的重要创造者和剧中人,也是文艺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和反映对象,可以说,文艺家离开了人民,也就远离了生活的源头和重心。其次,文艺工作者应该多倾听人民的呼声。人民的呼声其实就是时代的心声,人民的诉求就是时代的鼓点,文艺家“闻声而动”或“闻风而动”,往往是创作大作品的先决条件。只要这样,才能把文艺作品写在人民心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面,把成果写进社会历史深处。再次,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挖掘人民中蕴含的力量。能否借助作品激发出人民的创造性力量,能否发掘人民群众中的美好人性和道德力量,能否消除积聚在人民中间的负能量并给予希望和理想,这应该是检验文艺家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评判文艺作品优劣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应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将人民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需求,作为文艺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为谁创作和为谁服务的实践立场。

以精品奉献人民才能用明德引领风尚

古往今来,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创作精品的基本遵循。从讲话精神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在深入生

活的基础上发现生活和认识生活,赋予文艺创作方式、创作态度、创作审美新特质,从而将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融为一体,在知行合一中承担和践行文艺责任。为此,文艺家应有介入社会历史重大现场的实践担当,传承“文以载道”的文艺大传统,重视文艺为时代画像的作用,文艺为时代立传的功能,以及文艺为时代明德的责任,强化艺术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从而发挥文艺对社会变革的塑造性和引领性作用,文艺才能做好新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建构者。

历史地看去,“文以明德”的传统源远流长,其文艺观蕴含着深刻的民族精神,既体现了历史传承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又彰显了自觉能动性和开放性,文化自信程度决定文艺创作高度,强调中华性立场和民族性审美风范,赋予了文化自觉和守正创新新内涵。用明德引领风尚是优质作品的普遍追求,优秀文艺作品善于解剖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具有立场坚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坐标,同时充满了热爱生活和拥抱时代的人性温度。优秀的文艺家总能够在身体力行中明大德、行大道、扛大旗,以高远的境界和博大的情怀为时代做表率。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应当弘扬“文以明德”的优良传统,既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固本强基,又将传统文化思想汇入新时代文化阵地。努力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用精品弘扬社会正气,用新文化建构新道德、新风尚和新思想。文艺家应该秉持高尚的操守和艺德,努力创作出有筋骨力度、人性温度的好作品,为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贡献力量,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文艺的良方,勇于直面“时代之痛”,善于回答“时代之问”,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坚持”是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指路明灯,只有精准把握和阐释其核心内涵,我们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觉,从而把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方向,找准文艺繁荣和民族复兴的有效路径。

关注

《花样中国》：魅力冰雪与奋斗青春

□冷松 王婷

冰雪题材节目在目前的电视节目市场中一直处于较为匮乏的状态,而为了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响应国家“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北京卫视深耕冰雪题材,将“冰雪”与“选秀”有机结合,推出大型青春艺术实验节目《花样中国》,在推广冰雪运动、感受冰雪运动独特魅力的同时,展现出我国当代青年不懈追梦、勇敢奋斗的崭新面貌。节目中,张艺谋导演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23位才貌双全的年轻人,通过为期3个月的寻访与体验,经过6次残酷的面试与考核,选出寥寥数位青年登上大剧院的终演舞台,与张艺谋进行一场青春实验和艺术观念创新的舞台表演。

题材深耕,用现代科技碰撞传统非遗。节目以“冰雪”元素为突破口,依托现代高科技,彰显其传统文化内核,并通过一群朝气蓬勃、本领过硬的青年人进行了别样诠释。节目中,张艺谋以“艺术观念演出的实践者”“一场艺术实验的观察者”“一场艺术创新的引领者”等多重身份,选择了23位具有花滑或舞蹈特长的年轻人,让他们与世界最前卫的高科技视觉技术和中国传统非遗文化在冰上进行“对话”,尝试在冰上呈现一场全新概念大秀演出,从而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凝聚中国底蕴的冰雪大秀,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崭新名片。

节目首次采用全纪实的表现手法,将幕后故事呈现台前,从而向幕后工种致敬,在排播形式上,并不以“花絮”“彩蛋”等方式放出,而是通过先导片,直观地将节目创作过程展现给观众。先导片中将导演组8个月的筹备过程以电脑桌面录屏的形式进行全方位记录和呈现,筹备前期对舞蹈类选手多、滑冰类选手少的困难,节目为找到符合标准的“丸子酱”付出了多番努力;在拍摄时间延期后紧急与选手沟通并调整安排等,通过这些让观众了解到一档优质节目从前期筹备、拍摄创作到最后制作播出的全部流程与艰辛,也让观众关注到了这些默默付出的幕后工种。

极其真实,用专业致敬非凡艺术。《花样中国》用时间积淀,用匠心创作,让“专业”成为自己与众不同的代名词。“专业”一方面体现在制作团队上,节目由拥有丰富冰雪节目制作经验的公司制作,并邀请张艺谋导演坐镇指导,国际著名舞蹈家桑吉加担任舞蹈总监,8个月的筹备、3个月的寻访与体验、23位专业过硬的年轻人、6次残酷的面试与考核,这一系列数据背后都彰显了节目组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节目在演员的选取上也提出了高标准,“有个性、有特点、在舞台上魅力”是张艺谋导演对演员们的要求,节目组摒弃流量明星,通过网络征集、嘉宾推荐、实地寻找等方式,找到了不少具有舞蹈天赋或是滑冰技巧的素人演员,其中不乏退役国家花样滑冰运动员、现役国家短道速滑运动员,中国歌剧舞剧院古典舞者、英国黑池拉丁舞者等职业舞者等。从制作团队到演员选择,《花样中国》始终将“专业”作为自己的核心准则,践行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制作理念,用题材取胜,用专业突围。

《花样中国》不是偶像综艺,不是纪录片,不是迷你剧。是基于最真实的人物、事件,写实的过程,观众看到的将是“一个艺术事件的发生”、一个文艺、有趣又真实的好节目。《花样中国》让“冰”与“舞”肆意碰撞,看舞蹈演员和花滑国手的跨界表演,既有表演时的团结协作,也有角色竞争时的残酷竞争,《花样中国》用真实致敬艺术,成为兼具娱乐价值、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清流”节目。

榜样塑造,用奋斗书写新青年风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就提到,“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作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我国电视节目最重要的收视群体,因此,节目如何彰显新时代青年风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至关重要。《花样中国》把提高社会效益和价值引领放在首位,邀请全国范围内的年轻人代表共赴一场青春盛宴,让优秀的普通年轻人在大荧幕前亮相,成为真正的主角,通过讲述他们对专业的坚持和对梦想的追寻来传递正能量价值观,为当代年轻人塑造好的模范榜样。

节目组用23个鲜活的“青春样本”展现了不同时期的青年人该有的模样,也在最大程度上引发观众共鸣。年轻的苏比拥有着无限的青春活力,年纪稍长的王娅铭和单思涵则更显成熟内敛……这些各具鲜明性格的青年演员在一次训练和表演中追求极致挑战,实现了从平凡到超凡的跨越,用奋斗书写无悔的青春,观众在他们身上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花样中国》用艺术的魅力与青春的奋斗故事对青春题材节目进行了成功探索与创新,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新时代年轻人的卓越风采。



评点

《过昭关》：对民间伦理的一次朴素呈现

□王文静



作为青年导演霍猛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作品,《过昭关》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表现不俗,一举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等奖项。实际上,真正亮眼的并不是一些媒体匆忙给出的“乡村公路片”“素人本色出演”等标签化的评价,而是电影运用公路片的叙事结构对中国乡村图景的一次正视,对民间伦理的一次朴素呈现。

春秋末年的伍子胥被楚平王画像追杀,走投无路时蒙东皋公相助,过了昭关保住性命,才有了之后襄助吴王阖闾建功立业的后话,电影就这样在历史典故和现实生活的象征中展开。回顾妻子待产的李运生把放了暑假的儿子宁宁送回乡下,为弥补孙子无法去大城市旅游的遗憾,李福长开着电动三轮车带孙子开始了一段看望重病老友的长途乡村旅行。在公路叙事的框架中,爷孙二人先后路遇不得志的青年垂钓人、缺乏安全感的中年卡车司机和渴望交流的养蜂老人,覆盖了社会群体的青年、中年、老年,电影以社会问题个案的形式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症候性存在。

《过昭关》突破了公路片对人物心理的疏离、叛逆、救赎、皈依等惯常表达,用李福长老人的形象颠覆了人物的常规设置,完成个人对创伤经历的理解和消化后,以一个布道者的身份,抚慰和鼓励这些过不了关的陌生人,从而在公路情节的明线下布局了一条完整的人物形象暗线。值得注意的是,霍猛在加重爷爷形象启蒙色彩的过程中,依靠的不仅仅是三段略显直白的“鸡汤”劝解,而是他被大车带到沟里发现爷孙二人安然无恙时,起身拍拍土对司机说“你走吧”;是让抛锚半路的中年卡车司机骑着自已的三轮车去买更换零件,和孙子在荒野酷暑里开始一场离开水源又不知道等到何时的等待,而这些让人倍感珍贵的温暖,它们的源头正是中国传统乡村夜不闭户的静谧安然、鸡犬相闻的邻里守望和质朴的民间表达。

“关关难过关关过”,生死关也是如此。中国哲学对于生死观既有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也有道家“故善我者,乃所以善我死”的超脱,安生重死和视死如归从来矛盾,因此,影片既要通过爷爷执意“千里走单骑”去看病重在身、来日无多的老友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尊重,同时

在一场沉默而干涩的哑叔葬礼上,让观众感受到了民间的温度与真实。男人们一边闷声不响地掘土嘴里说着“你也来两锹(土)”,一边对逝者的最后时刻进行冷静叙述,仿佛自言自语着别人的故事。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的感性以及面对死亡的达观,恰恰是民间伦理在个体生命中的真实体验折射出了智慧的光芒,使得爷爷对孙子宁宁的生命启蒙在平和、幽默的同时也充满了温度和力量,爷孙在旅行中完成了生死观的启蒙和人生经验的传递。

生命终点是否就是人生中最难的一关?霍猛的镜头显然给出了否定回答。影片中他使用哑叔和养蜂人两个“失语者”的形象,为“人生何关最难过”作出了解释,因为少年时一句谎话害哥哥被误解自杀的哑叔,陷入到深深的自责内疚,从此再也不讲话;而养蜂的老人失去了说话能力,却对儿女进城后的空巢产生了强烈恐惧,乡村荒野里响起了他借助机器与李福长爷孙的灯火“夜话”,无论是能说而不可说,还是不能说却想说,这些还没有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其实很早就止步于人生的某个关口。相较于爷孙俩在“公路旅行”见到的车祸中的死亡,以及去医院探望的好友几个月后的离世,“失语者”的人生经历反而更富意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生命终止并不是最难的一关,同时也暗示了过人生就是过关,过关就是过自己的生命寓言。

就电影意象而言,童年的梦想、壮年的打拼、生命的降临、事业的低谷、心灵的枯寂、突发的意外、病痛折磨等意象作为生命关口的符号被以镜头的方式重组,拼凑出“过完昭关过潼关,过完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的人生况味。在人物塑造上,“冰山叙事”帮助李福长以显现故事中的情节,以及隐含在人物前史中的经历,试图在一个“西西弗斯式”的生命循环中,找到“过关”的态度:人生的价值就是平衡自己的精神世界,完成与内心的对话,开启心与心的交汇,坦然地看待各种不

期而遇并平静地接纳。

当然,这是霍猛的理想主义表达,就像他为爷爷选择了为多年不见的重病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方言、低照度和长镜头渐渐成为艺术电影的标志时,纪实性常常引导创作者以批判和反思之名揭开民间的丑和乡村的痛,对于“痛”和“丑”的讲述成为吸引眼球的主题捷径,同时也束缚了作品的生命力。这种做法带来尖锐的光影冲击和深度思考的同时,却遮蔽了与之共存的朴素温和的乡村,更遮蔽了城乡结构剧变背景下中国几千年乡土文明积淀下的民间智慧。这智慧中有压着孙子乳牙的房顶盖瓦;有用可乐吸管给孙子做风车;有追赶千里只为会朋友匆匆一面,说一句“我来看看你”;还有对孙子平淡又耐心地告诫:“不了解的事不要去害怕,要去了解它,了解了就不害怕了。”在对乡村的情感观照上,《过昭关》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李福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他一生经过了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独居、老友先后离开等无数坎坷,但他对于人生的“过关”并不是满身戾气,而是蕴含着中国底层人民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的通透与和解。霍猛对自然光线的运用,对画面的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在电影风格上对温暖质朴的追求。

当然,谁也不必担心这样的审美表达会是一种廉价的煽情。影片结尾,李福长老人在乡下大雪纷飞的早晨又唱起《过昭关》的戏文“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的时候,这几句河南越调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望,而是哼唱出了径自流走的岁月,以及和老人一样坚守和尊重生命的更多的乡村人。

《一个都不能少》剧本论证会在京举行

5月23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咸阳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保奇影视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讲述脱贫攻坚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少》剧本论证会在京举行。

精准脱贫与产业升级是本剧创作的核心所在。剧本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名普通村委书记的视角入手,从避障“异地搬迁”故事切入。全面展示了我国开展扶贫开发和精准脱贫工作过程中,农村物质现实和农民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同时表现了在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斗目标上,扶愚、扶智、精神脱贫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剧本论证会上,该剧导演、保奇影视董事长白永

成介绍了项目情况。他表示,《一个都不能少》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重要指示为主题,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嘱托,在他导演、出品的国内首部扶贫电视剧《苦乐村官》的基础上,再度创作出的扶贫攻坚题材电视连续剧。该剧总编剧曹锐谈到,她在创作过程中特地保留了原型人物特征,并着重强调时代发展与脱贫攻坚带给新农村的巨大变化。与会专家认为,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是一部以全新视角阐释脱贫攻坚的剧本,是在2020年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之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坚定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剧作努力避免了同类题材互相

重复的创作倾向,具有独特的艺术思考力与艺术表达力。尤其是剧中两个贫富悬殊的村子相结合的一帮一“情节设计,突破了近年来同类题材惯用的干部下乡挂职扶贫的常用手法,“富村帮穷村”的理念已然超越了扶贫题材本身,进而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会上,有专家建议,并村举措需要解决人心和人情的融合问题,如果能进一步挖掘两村前史中的紧密关联,将为并村举措提供一定的历史动力。也有专家指出,该剧在地域特色的呈现方面还有可待提升的空间。据悉,该剧预计于6月中旬在陕西咸阳正式开机。

(许莹)